

齊白石傳

(二)

易 恕 孜

親情深處畢生難忘

白石老人少時艱苦力學，打下他日後成功的基礎，其數十年間，得自親情的維護，更是促使他邁向成功之路的最大力量！

白石老人對於疼愛他的祖父、祖母、父親、母親，以及敬愛他的妻子，都有許多文字的記載，追述當日的情景。

他的祖父死於同治十三年，享壽六十七歲。

祖母死於光緒二十七年，享壽八十九歲，他說：

「我越想越傷心，眼淚像泉水似的直流，足足哭了三天三夜，什麼都沒有下肚！」

他的父親死於民國十五年，享壽八十八歲；

母親亦死於民國十五年，享壽八十二歲，他說：

「我一年之內，連遭父母兩喪，又因家鄉兵亂，沒有法子回去，說起了好像刀刺在心一樣！」

他的元配妻子陳夫人死於民國二十九年，享

壽七十九歲。他說：

「春君自十三歲來我家，熬窮受苦，從

無怨言，我在北平賣畫為活，北來探視，三往三返，不辭跋涉。相處六十年，我雖有恆河沙數的話，也難說盡貧賤夫妻之事！一朝死別，悲痛刻骨，淚哭欲乾，心摧欲碎，做了一幅輓聯：『怪赤繩老人，繫人夫妻，何必使人離別；問黑面閻王，主我生死，胡不管我團圓。』

他的繼室胡夫人死於民國三十二年，享年四十二歲。他說：

「我本想風燭之年，仗她護持，身後之事，亦必待她料理，不料她方中年，竟先衰翁而去，怎不叫我灑盡老淚，猶難抑住悲懷！」

白石老人的祖父，是在五十六歲那年才得到

他這個長孫，由於白石老人的父親是個獨生子，一脈單傳，所以他把白石老人疼愛得同寶貝似的。

白石老人述說他幼時祖父疼愛他的情形。說他祖父用爐鉗劃灰教他識字；早送晚接，陪他上學；冬天閒暇，逗着他玩。他祖父惟有一件過冬的老羊皮襖，每當隆冬寒冷的天氣，總是把皮襖的

大襟敞開，緊緊的抱住他取暖，怕他凍着。

白石老人的祖母，雖曾以家境貧苦，限於現實的環境，不曾希望白石老人讀書習畫，但他疼愛白石老人，無不體貼入微。白石老人說他幼時，祖母到田裏工作，怕他呆在家裏，悶的難受，總是把他揹在背上，形影不離的來回打轉。他十二、三歲的時候，已能幫助家務，上山牧牛砍柴，但他的祖母還是放心不下，乃以一銅鈴連着銅牌，一起繫在他的身上，每至夕陽西下，即倚門盼望，聞得鈴聲，知其將歸，始入廚下晚爨。在窮苦無奈之時，她寧可自己餓着肚子，留了東西給白石老人吃。

白石老人的父親，是個沉默寡言的老實人，白石老人說他十三、四歲的時候，跟着他父親下田學習扶犁耕種，學了好幾天，顧得了犁，却顧不了牛，顧着牛，又顧不着犁了，來回的折磨，弄得滿身是汗，也沒有把犁扶好。他父親疼愛他體弱力小，不能承受那樣粗活的勞累，才改變計劃叫他學習一門手藝做木工。

白石老人說他的母親，是個既能幹又剛強的

人，祇要自己有理，總要把理講個明白，她待人非常講究禮貌，又能勤儉持家。白石老人兩三歲的時候，常患疾病，家人延來鄉間的醫生為其診治，謂不能沾一點葷腥油膩的食物。因他幼時食母乳，他的母親愛子心切，恐怕葷腥油膩的東西，從乳汁裏過渡，於是對於葷腥油膩的東西，一律禁食，即使逢年過節，一家人吃雞鴨魚肉，他一點也不沾唇，終年等於吃長齋大素一樣。他母親一心祇想他的病能够早日得愈，還迷信求神拜

佛，三天兩朝到廟裏去燒香祈禱許願，常常把頭磕得瑟瑟地響，額角紅腫得像坎起一般。

白石老人的元配陳夫人比他大一歲，他們是在同治十三年結婚的。那時候他祇有十二歲，經過七年之後，他們才正式同房。白石老人說陳夫人娘家的生活環境也不好，從小就在家裏操持家務，十三歲嫁到他家來做「童養媳」，幫着煮飯洗衣，看護小孩，既勤懇，又耐心，從早到晚，手不休脚不停的，裏裏外外，跑出跑進，算得上

料理家務的一把好手。白石老人少時家境窮困，經常在外做木工，遇着主顧家器作多，一連數月，就得住在主顧的家裏，他白天努力為主顧家工作，晚上還點着松柴火光，讀書作畫，再無暇顧及家裏的事。白石老人說陳夫人每當他不在家裏的時候，就自己挑起家裏這副重担；經常拿起截菜的廚刀，到紫雲山上去砍松柴供竈。在她二十二歲的那一年，正是長女菊如在孕，即將分娩的時候，她還拖着笨重的身子，上山砍柴，用兩手



抗戰勝利後，齊白石由北平飛抵南京，備受朝野人士熱烈歡迎。圖為白石老人抵達南京時攝。

在地上爬着走。陳夫人更不顧炎天暑熱，天天提着木桶到井裏汲水灌溉蔬菜。有的時候，家裏羅掘俱窮，肚子餓得難受，沒有東西可吃，就喝些冷水，搪搪饑餓。有鄰居看到她這樣熬窮受苦，勸她不必在齊家如此受罪，何不改嫁，找個有錢的丈夫！陳夫人便說「有家財的，不要有夫之妻。我祇知命該如此，你也不必爲我妄想！」如是遇到陳夫人的娘家來人問她「生活過得怎樣？」她也不會露出一絲一毫的窮相，總是說「很好！」

前後兩夫人一般賢慧

陳夫人生有良元、良黼、良琨三子，菊如、阿梅兩女，菊如居長。良元和良黼幼年的時候，家境還不寬裕，所以未能接受較高的教育，直到三子良琨出世，家庭環境，才漸有起色。故良元、良黼都以務農爲業，良黼并早逝，死於民國二年，僅二十一歲。祇有良琨才是北京法政專門學堂畢業的，亦擅畫畫和篆刻。

白石老人的繼室胡夫人，是四川酆都轉斗坪

胡家坤人，少時旅居北平，爲湖北胡鄂公的令堂趙太夫人的義女。白石老人說陳夫人自十八歲進他家門，二十多年來，善事他的起居，寒暖饑飽，刻刻關懷。他作畫之時，給他理紙磨墨，見得他的作品多了，不但能指出筆法的巧拙，并且能一望就可辨出市俗偽造他的假畫。她摹倣白石老人畫的雛雞、老鼠，都很傳神。白石老人說他偶有小病，就衣不解帶的晝夜坐在他身邊，悉心侍候。

胡夫人原名桂子，寶珠這個名字，是白石老人後來給她取的。她爲白石老人作畫理紙磨墨的二十多年中，凡認爲是佳作的，白石老人即將其贈予收藏，故所藏盈篋，她去世後皆爲子女分有。她生有良遲、良己、良年、良末四子，良憐、良歡、良止三女。良年五歲而殤，良歡十九歲早死。

胡夫人少時遠離家鄉，日久懸念，但她祇記得其父名以茂，曾業篋工，還有個叫海生的弟弟。白石老人以其思親之情切，曾托他的好友四川軍人王瓚緒，遣人逕往轉斗坪探詢，胡夫人的家族，起先見到軍人前來查問，還以爲是出了什麼禍事。竟不知其少時離家的姑母尚在人世，并得到王將軍代他們姑爺贈送的銀元二千元，真是福從天降，樂不可支。後於民國二十五年，白石老人應王瓚緒的邀約，偕同胡夫人攜同良止、良年姊弟往遊四川山水，過嘉州時，曾訪轉斗坪胡夫人的娘家，住了三天，陪胡夫人祭掃她母親的墳墓。在這次遠行的前一年，民國二十四年的四月，白石老人并曾偕胡夫人返回湖南湘潭故鄉小住，祭掃他先人的墳墓。

作者還記得胡夫人死後，是葬在北平西郊的湖南公墓。那是白石老人生前自營的生墳。良憐曾說他父親生前言胡夫人死後，必須埋在一處。如若運柩回湘，也要將胡夫人一同歸葬。於此更見白石老人和胡夫人的情愛深切。

關於白石老人的這些家庭景況，當是促進他生活和藝術的力量。但更能使一般人們得以明瞭當年湖南湘潭一帶的生活文化背景。

舊社會時代的湘潭，一般鄉人，似乎都有點「重男輕女」的觀念。所謂「重男輕女」，祇是把男子看作是自家傳宗接代，承繼香火的，視女子出嫁，則是別人家的人了。這種看法，倒絲毫沒有作賤的意思，祇能說僅是在人倫上的一種「偏見」而已。這種偏見尤見重於祖孫之間，故常有「公婆疼長孫」的口頭語。白石老人是他祖父萬秉公、祖母馬孺人的長孫，尤其貴政公又是獨生子，無怪乎萬秉公倆老夫婦對白石老人要痛愛有加。

湘潭一帶的農家，很難見得女子在外操作，不像湖南南部以及江西、廣東、台灣的鄉下女性，無論挑担、插秧、耘稻、收穫、種菜，樣樣俱能，不下於一般粗壯的男子漢。湘潭農家的女子，一般講求穿着樸素、淡雅，足履布鞋線襪，平日羞以赤足露於外。凡是出嫁的女子，也在家紡棉、績麻、煮飯、洗衣、縫補爲能事。即使農事萬忙，也祇得偶爾幫助夫家担任晒穀、提水、採菜一類輕便的工作。但出門總得用手帕遮蓋頭臉，以防太陽晒黑她們的細皮嫩肉。像白石老人的祖母和母親，以及他的妻子陳夫人，不辭勞苦的地下地操作，上山砍柴，那應是絕無僅有的了。這自是因爲她們的家境窮困，有迫不得已的苦衷，但她們竟能安之若素，不惜以勞苦來維持一家的最底生活，可說是一種非比尋常的婦德，殊足令人尊敬。

先拜堂後圓房的小媳婦

童養媳的風俗在湘潭是很普遍的。一般是馬

了家裏做事的人手不足，男孩子很小就娶親，把兒媳婦接過門來交拜天地、祖宗和家長，爲的是能够幫着做些家事。也有人家的男女，從小就訂了婚的，但臨時因男方的準公婆或是準丈夫患了什麼病痛，迷信「冲喜」的說法，就把小媳婦接過門來「冲喜」一番。小媳婦從此在夫家生活，就叫做「童養媳」，或稱「養媳婦」。童養媳與其丈夫大都年歲相當，先正式舉行婚禮，謂之「拜堂」，等到成年，才擇吉「圓房」同牀。白石老人和他的妻子陳夫人在同治十三年結婚，陳夫人是十三歲，還大過白石老人一歲。

湘潭農村早年的衛生環境，很是不好，醫藥設備，又極欠缺，傳染疾病，極易滋生。專就飲水來說，大多數的人家，都是汲取塘水，而水塘多在屋前屋後，不但是污水積納的所在，而且洗衣、洗菜，甚至耕種的農人洗手洗腳，也都就便在水塘裏。所以這種水塘的水，幾乎成爲滋生細菌之源。以是鄉人的疾病，多由這裏傳染開來，尤其是孩童們經常害的腸胃病最多，因爲醫藥不濟，所以死亡率很高。一般人家遇着家人害病而醫藥罔效的時候，就急得去抱佛腳，燒香磕頭，取些香灰泡水當藥喝。有的請來巫師作法弄鬼，將一只雞蛋包在米裏，置在病人的枕下，每到黃昏的時候，由病人的親屬從門外一直喚着病人的名字回來，這就叫做「招魂」。白石老人兩三歲的時候，害了兩個整年的病，有的說是犯了什麼煞；有的說是得罪了什麼神；有的說是胎裏熱着了外感；有的說是吃東西不合式，把肚子吃壞了；有的說是吹着了山上的怪風；有的說是出門碰到

了邪氣；說得白石老人的祖母和母親惶惶無計，心無主宰的時候，急得到廟裏燒香求神，請巫師變把戲，白許了一些心願。

湘潭一帶，常有算命的先生到一般人家爲其長幼男女算命，或爲初生的嬰孩排八字。他們有的是專業算命的盲人，也有讀書學劍俱不成，中年改學此道的，對於精深的命理，難得信其有何準確，但鄉人多迷信，對於自己或親人，遇到心身不遂的時候，總以爲是「時運不齊，命途多舛」，便要央其算命運，這般算命先生便要鼓起如簧之舌，搬出一些江湖術語，不是「錦上添花」，便是「大潑冷水」，使得人家半信半疑。凡於童提的命運，十之八九，他們都會說些「水星照命，孩子多災，防水星，就能逢凶化吉」一類的話。鄉人又常傳說一些溺死人的鬼故事，繪影繪形。於是有製作銅牌與桃木牌的，由巫師劃上「南無阿彌陀佛」的符咒，可以拔除不祥的說法。白石老人幼時，他的祖母疼愛他，怕他出外遭遇什麼災難便替他繫上這樣的銅牌和銅鈴，說他「有了這塊銅牌，山上的豺狼虎豹，妖魔鬼怪，都不敢近身的。」

湘潭一般人家，凡是兄弟衆多的，在父母年高時，便得分家。父母將其一生掙積下來的財產，與祖遺的田地屋宇，平均分給諸兒，使其分資另爨，各自成家；間亦有兄弟、妯娌和睦共處，不願分家的，以迄「五代同堂」的大家庭。那不僅是社會上的好榜樣，更是我國倫理上的殊榮。但也有些家庭爲了分家析產，兄弟鬩牆，以至相持不下。白石老人的子女，長大成人的，共有十

一人，他們分別居住在湘潭故里和北平兩個地方，白石老人亦曾依照鄉俗，爲他們兄弟主持分家。他在民國三十年五月四日寫的「分關」說：

「立分關父白石。父少貧，先人無遺箸，勞若一生，今年八十矣。僅得畫名滿天下，仰事俯蓄之餘，買田山無多，年來多病，將湘潭八都茹家坤一帶，田山屋宇塘壩皆照契管，賦隨田走，分給與子貞、在宜母子、子如三行永遠管業。壬申年，子貞、佛來在京，親領現銀元四千八百元；子如買房先給分二千四百元；三人共計七千二百元。其時八都田價，祇四十元內外，可買田一百八十畝。今年辛巳，又撥交子貞兄弟三行紙幣六千四百元，今冬決定再撥三千元，共一萬元，以補八都子貞三行田少。子長、遲遲、奎根，不得異言。又十都白石舖，李家屋場，水田大小九契，共田一百四十九畝五分，屋宇山林塘壩，皆照契管，賦隨田走，原爲胡寶珠母子所買者，即分給與寶珠三子，子長、遲遲、奎根三行永遠管業。辛巳子長、遲遲，求預給三行七千二百元，也要大哥預給之現銀，父即以北京時用紙幣，四元作一元，當交子長母子，三萬六千元。北京跨車胡同十五號，房十餘間；又王爺佛堂房十間，分給與子長兄弟三人居住。如是，父之勞苦，贖下一個老頭，尙餘存紙幣少數，祇可做頤養衣食。若路阻不能生還，還要掩埋。以子貞兄弟三行子孫，不得異言，各管各業，富貴貧賤，各安天

命，父親筆立。」

十六習木工受恩大匠

白石老人是個天才的藝術家，但更從他數十年的環境中，師恩友愛交織的幫助，使他更擴展到藝術上進一步的成就。

白石老人在十六歲的那年，跟着周之美師傅習雕花木工，周師傅的雕花手藝，在白石鋪一帶，是很出名的，有用平刀法雕刻人物的絕技。白石老人在此先一年，就已學習木工，但因他祖母、父親、母親顧慮他的體力難於對付這門大器作的手藝，希望他改行學習輕鬆一點的工作。他原本就有畫畫的興趣，又對雕花細活的手藝，早就有了印象。那是他跟隨齊長齡師傅學木工的時候，齊師傅曾言「小器作的木工，做的是細活；能做精緻小巧的東西，還會雕花，這種手藝，不是聰明人，一輩子也學不成的，我們大器作的人，怎敢和他們並起並坐呢？」從此他就有決心要學小器作，認為別人能學，自己也能學成。所以當他父親領他拜周之美為師，便學得很有興味。周師傅也覺得他這個徒弟，既聰明，又肯用心，比任何人都可愛，簡直的把他當作親生兒子一樣看待。常常對人說起「這個徒弟，學成了手藝，一定是我們這一行的能手，我做了一輩子的工，將來面上沾着些光彩，就靠在他的身上啦！」

白石老人因從周之美學習雕花木工，才得有機會見識一些前人所傳下來的花樣，以及一冊芥子園畫譜，使他在學習畫畫這一方面，有了門徑。同時以雕花鍛鍊了他的腕力，奠定了他後來刻

印的深厚功夫。

周之美師傅死於光緒三十二年九月，白石老人曾說：

「我聽得這個消息，心裏難受得很。回憶當初跟我師傅學藝的時候，師傅視我如子，把他雕花的絕技，全套教給了我。出師後，我雖常去看他，祇因連年在外奔波，相見的日子，並不甚多。不料此次遠遊歸來，竟成長別。師傅又沒有後嗣，身後淒涼，令人酸鼻。我到他家去哭奠了一場，又做了一篇『大匠墓誌』去追悼他。憑我這一點微薄的意思，怎能報答我師傅當初待我的恩情呢？」

白石老人是於他第二次遠遊欽州之後，回到家鄉，得知周師傅去世的消息，對於他在藝術方面發展第一個提拔他的人，說是「一輩子都忘不了的了。」

白石老人學習雕花木工的學徒期，是三年零一節，他於十九歲的下半年，才期滿出師。還是跟着周師傅在白石鋪附近一帶的胡家坤、賴家壠做木工，晚上回家再做些小巧玲瓏的煙盒子，送到白石鋪街上的雜貨店裏出售，賺點零錢，貼補家用。這個時候他將自己勾影出來的一部「芥子園畫譜」，翻來覆去的臨摹了好幾遍。鄉人從此知道他會畫，便常常拿紙來請他畫，更以女眷們央他畫繡花樣和帳簾的為多，女眷們見到少年英俊的齊白石，又擅畫仕女，便開玩笑似的叫他「齊美人」。

同鄉齊鐵珊也知道白石老人在那個時候能畫

神像功對，對他十分關心，便介紹他拜蕭鄉陔為師，正式學畫人像。蕭鄉陔也是湘潭人，是紙紮匠出身，但因他自己努力用功，苦讀經書，以是詩文皆能，擅畫山水人物花鳥，人像尤稱精絕。他家住湘江東岸的朱亭花鈿，與白石老人住在的杏子陽星塘老屋，相距約五十華里，白石老人每往請益，一日來回，不辭跋涉之苦，雨雪天他足履湘潭出產的木屐，長途行走，膚肉為裂，血染泥路，不以為苦，其求學之勤，可以想見。

蕭鄉陔指點白石老人畫畫和畫像，盡其所能的教給了他，還介紹文少可和他相識，白石老人曾說「得他的益處不少」。

文少可也是個畫像能手，家住湘潭小花石，白石老人雖然不曾拜他為師，但他很熱心，自己到白石老人的家裏來，一住數宵，將自己畫像的得意手法，盡傳白石老人。

白石老人從蕭鄉陔、文少可學會了畫像這行手藝，便扔掉了斧鋸鑽鑿這些「行頭」，放棄雕花木工，改行做了畫匠。湘潭人稱畫像叫做描容，是描畫人的容貌的意思。有錢的人，在生前總要畫幾張小照玩玩，死了也要畫一幅遺容，留作紀念。白石老人那時候在家鄉一開始畫像，生意就很不錯，每畫一個像，便可得二兩銀子，如是畫得精細些，就有加倍的收入。從此他就「賣畫養家」，生活雖還不十分寬裕，總算比做木匠實惠多了，而且得有多餘的時間，研習畫事。後來他就琢磨出一種精細的畫像法，能够在畫像的紗衣裏面，透現出袍褂上的團龍花紋，人家都說這是他的一項絕技，實際上他後來的工筆畫，就在

此時打下了深厚的根基。

光緒十五年，白石老人二十七歲，這一年他拜胡沁園和陳少蕃爲師，學畫讀書，就是他詩裏所說的「廿七年華始有師」。

二十七歲學蘇老泉

胡沁園又名壽三，家住湘潭竹坤韶塘，平日提倡風雅，獎掖後進，廣事結交，是個風流倜儻的讀書人，性喜詩畫，家藏亦多，他家「藕花吟館」，經常聚集一些文人學子，吟詩品畫，所以人家把他比作孔北海，說是：「座上客常滿，尊中酒不空。」他是在杏子陽馬迪軒家聽說有個很聰明，又能用功，而沒有錢讀書的齊芝木匠，專程到白石老人做工的地方賴家壠，訪到白石老人，和他見面傾談，邀他到他家去讀書的。這個時候，陳少蕃正在胡家擔任館師，陳也是湘潭的名士。白石老人曾自述他拜胡沁園、陳少蕃爲師的經過說：

「我在賴家壠完工之後，回家說了情形，就到韶塘胡家。那天正是他們詩會的日子，到的人很多。壽三爺聽說我到了，很高興，當天就留我同詩會的朋友們一起吃午飯，並介紹我見了他家延聘的教讀老夫子，這位老夫子，名叫陳作壘，號少蕃，是上田坤的人，學問很好。吃飯的時候，壽三爺又問我，『你如願意讀書的話，就拜陳老夫子的門下吧！不過你父母知道不知道？』我說：『父母倒也願意叫我聽三相公的話，就是窮……』話還沒說完，壽三爺攔住了我，說：

『我不是跟你說過，你就賣畫養家！你的畫，可以賣出錢來，別擔憂！』我說：『祇怕我歲數大了，來不及。』壽三爺又說：『你是讀過三字經的，蘇老泉，二十七，始發憤，讀書籍。你今年二十七，何不學學蘇老泉呢？』陳老夫子也接着說：『你如果願意讀書，我不收你的學俸錢。』同席的人都說：『讀書拜陳老夫子，學畫拜壽三爺，拜了這兩位老師，還怕不成名！』我說：『三相公栽培我的厚意，我是感激不盡。』壽三爺說：『別三相公了！以後就叫我老師吧！』當下，就決定了。吃過了午飯，按照老規矩，先拜了孔夫子，我就拜胡陳二位，做我的老師。」

白石老人拜師胡陳之後，就住在胡家，陳少蕃初爲他點讀「唐詩三百首」，以爲他將來畫畫，總要會題詩纔好，一般所謂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吟詩也會吟。」所以在舊時的塾館，是一部必讀之書。白石老人僅於八歲時讀過半年書，識字不多，他初讀唐詩，白口子讀得很有興味，祇是有很多生字，不容易記熟，他就用同音的字，註在書頁下端的裏面，溫習的時候，一看便能認得。他讀完「唐詩三百首」，又讀了「孟子」。陳少蕃還指點他看「聊齋誌異」一類的小說，講解唐宋八家的古文。白石老人當時覺得讀書真是人生最大的樂趣。

白石老人在讀書的同時，也跟着胡沁園學畫，習的是工筆花鳥草蟲，稍後胡又介紹他跟一位譚荔生的學畫山水，並且把他家珍藏的古今名人

字畫，盡與觀摩。白石老人的畫，由是益晉，漸亦能詩，胡沁園對於他真有「成就聰明」的大功。

湘潭長塘黎松安於光緒十八年，延白石老人至其家，爲他的尊人畫遺像。那年白石老人三十歲，詩畫漸已有名，黎松安亦好詩，遂與結成詩友。那時候他們的詩友很多，分龍山和羅山兩個詩社，詩友們常至黎家的誦芬樓聚會。光緒二十一年，湘潭的西南部遭逢了很嚴重的旱災，秋收已經絕望，鄉裏的饑民，就一羣一羣的到有錢的人家去吃飯。湘潭鄉村的富裕人家，家裏都有穀倉，存着許多稻穀，年年吃掉了舊的，再存新的，永遠是滿滿的倉，這是古人所說「積穀防饑」的意思。可是富裕人家，究竟是少數，大多數的人家，平日糊得上口，已不容易，那有力積存稻穀，逢到災荒，就沒有飯吃，爲了活命，祇有去吃富家一途。他們去的時候，排着隊伍，魚貫而進，倒也很守秩序，不是亂闖亂搶的。到了富戶家裏，自己動手開倉取穀，打米煮飯，但也並不把富戶的存穀完全吃光，吃了幾頓飽飯，又往別的地方，換個人家去吃。鄉裏人稱他們爲「吃排飯」。但是他們一羣走了，另一羣又來，川流不息的來來去去，富戶存的稻穀，追根到底，雖沒吃光，也就吃得所剩無幾了。那時候龍山詩社和羅山詩社的詩友，恰巧成羣結伴往黎松安家，附近的人，不知底細，却說是長塘黎家，存穀太多，連一批不安份的讀書人都來吃排飯了。從此也可見得黎松安家也是富裕人家。黎松安後來對於他兒輩的培植，更是不遺餘力，如教育家黎錦熙，音樂家黎錦暉，工程家黎錦炯，文學

家黎錦揚，都是他的公子，真是一門蘭桂騰芳。

篆刻處女作「金石癖」

白石老人結交的詩友，有很多是懂得篆刻的，黎松安、黎雨民，就是其中的能手。白石老人對於學習刻印的興趣亦濃厚，黎松安爲其指點刀法，他刻印的「處女作」是「金石癖」，黎松安認爲是「佳作」。這是因爲白石老人已有雕刻花紋的功力，又曾習過鐘鼎篆隸，已有刻印的基礎。以後黎松安還送了他丁龍泓、黃小松兩家刻印的拓片給他摹刻。黎錦熙曾說他父親自丙申至戊戌的三年中，共刻印約百二十方，己亥又摹丁黃印二十餘方，這幾年白石老人與他父親常共晨夕，也就是白石老人專精摹刻印章的時候，他從此「鏗而不舍」，並不看做文人的餘事，所以後來獨有成就。

白石老人跟着黎松安學習刻印的同時，曾到湘潭阜山黎桂塢家畫像，黎桂塢的弟弟薇蓀、鐵安，都是會刻印章的，鐵安尤其精深。

黎薇蓀兄弟，係黎文肅公培植的公子。文肅公爲清季名臣，清同光期，他以詞曹出任貴州學使。其地文風閉塞，又歷洪楊的兵亂，境況蕭條，文肅公按臨各地，應試者寥寥，偏州小邑的地方，更屬稀有。而文肅公每不辭敝衣羸馬的辛勞，訪求儒士，勸令就試，並多方激勵獎掖，更歷數年，從而風氣漸開。時有黔苗播亂，土匪乘機圍攻省垣，疆吏都驚惶走避，賴文肅公督勵民兵堅守，城池得以保全，旋亦因功晉升黔撫。後黔人追懷其政績，於貴州省城建文肅公祠以誦思之。

。黎薇蓀以家學淵源，年方十四，出應童子試，獲擢第一。後成進士以庶吉士散館，官四川州牧。他於家居時期，與其弟鐵安，講求篆刻之學。

白石老人素有好學不倦的精神，心想師承黎薇蓀兄弟刻印。黎鐵安以爲他祇是一個出身木工的畫匠，怎會懂得刻印，不禁開玩笑的說着，「祇要你能喝下我手中煙壺裏的水，我們就教你刻印。」他雖然祇是一句開玩笑的話，白石老人却毫不遲疑，竟然拿起他手裏的煙壺，一飲而盡。這種煙壺裏的水，又臭又辣，白石老人祇是爲着要達到學習刻印的目的，所以才不顧一切，使得黎薇蓀兄弟，既是歎仄，又是佩服，就此開始指導他刻印的篆法和刀法。後來黎薇蓀還從四川寄贈他丁龍泓、黃小松兩家的印譜。他早先就有了黎松安送給丁黃刻印的拓片，此際又得了丁黃的印譜，自是對於丁黃兩家精密的刀法，有了途軌可循。所以他常說黎松安和黎薇蓀、黎鐵安兄弟，是他最早的印友。

白石老人在黎桂塢家畫像的期間，還結識一位詩友張仲颺。他於光緒二十五年三十七歲時拜王湘綺爲師，也是張仲颺引薦的。張仲颺年輕時做過鐵匠，白石老人年輕時做過木匠，他們與另一個叫曾招吉的銅匠，都是王湘綺的弟子，同列「王門三匠」。

王湘綺，名闓運，字壬秋。是湘潭龍開河人。他幼時就讀村塾，時經三年，日課不及百字，從早至晚，猶訥訥不能成誦，同塾學童，都竊竊私議，甚有笑其魯鈍何以至此？塾師亦屢責之。王湘綺日久在其同學和嚴師交相恥責之下，

忽自知羞憤，勉力苦學，凡日課不成誦，就不就食；晚課不得解，就不就寢，於是學業孟晉，年二十，博覽羣書，一目十行不忘。或謂王湘綺少時曾旅長沙，以家貧無力買書，日至府後街搜購舊籍，見某肆置資治通鑑珍本待售，遂日往翻閱，店東厭其寒儉，輒謂「你亦識是書？」他祇簡略的答了一句，「不僅能識也。」店東益輕之，謂「若能背誦，則是書贈爾。」王湘綺即朗朗然背誦不絕，店東驚爲奇才，不敢食言，王湘綺欣然取其資治通鑑歸。

王湘綺中年以後，文名益盛。自領鄉薦，屢試不中進士，遂絕意科名，而當時卿相，爭相致之門下，每屆會試，使人授意，令赴試禮部，乃至暗示關節，希其必得。場中衡文者，從諸彌封卷中，摸索其文，遇文體奧衍或稍近典麗之作，輒疑湘綺所爲，遂擢上第，然湘綺終不赴，從此就食四方。逮其晚歲，清廷特賜進士出身，授翰林院檢討，心竊喜之。

王湘綺不僅詩文詞賦皆長，博通經史，猶具治國經軍大略。他初館肅順，爲其倚重，嘗以軍旅之事相諮詢。復入胡林翼幕，主張「以湘鄂自立，徐平髮捻，逐清建夏」。不料胡林翼聽不進他這樣的話，因而辭歸。旋說曾國藩「略南洋諸埠，以蔽閩粵」。亦未爲所同。繼又說：「與其出死力替別人爭天下，何不自己來創造垂統」。逼得「誠拙惟謹」的曾湘鄉，連說「狂妄！狂妄！」再事四川總督丁寶楨，獻「先營衛藏，爲印後援以抗英」之計，爲丁所激賞。惜不久而丁歿，王湘綺傷感交集的說：「丁之歿，吾志之不行」

也。」「自此不再談大略。至晚歲又得門人楊度的推薦，受袁世凱聘爲國史館長，兼參議院參政，民國二年三月赴北平就職，至十一月南歸，於民國五年去世，享壽八十五歲。可以說他一生徒具雄才大略，志不得伸。

王門三匠名噪一時

王湘綺幼既家貧，老亦不置產，每出不得志，退居龍開河老家，他自營的湘綺樓，年久不修，難蔽風雨；下雨的時候，屋內要舉傘，床上要加蓋油紙，以防漏溼。在這樣窘困的情況下，他常以「湘綺樓的雨」爲詩文，自我解嘲。

他六十歲那一年，其妻蔡夫人就去世了。隨得同鄉周某之妻相待從，鄉人都稱他「周媽」，是一個相當粗俗的女人，王湘綺獨鍾愛之，不僅平日同床來去自如，即一飲一食亦無周媽不樂。舉凡宴會不邀周媽即不獨與，席次上不偕周媽併坐亦不入。民國二年入北京就任國史館長，晉見袁世凱，亦偕周媽伴隨。王湘綺死時，同鄉吳劭芝曾作輓聯諷之說：「承亭林學爲百世師，名士自風流，祇怕周公來問禮；登湘綺樓望七里舖，佳人應宛在，不隨王子去求仙。」

他平日穿着一襲長袍大褂，經常用兩袖揩拭鼻涕，以至污垢生光，亦不加洗滌，乍相見時，土裏土氣，完全一副老學究的神態，如果不是久聞其名，實在不敢相信他是一位飽學之士。民國以後，他仍着翰林服飾，翎頂貂褂，出赴宴會。傳曾有一西服少年共坐，謔謂「公中華人，何乃着滿人服裝。」他答說：「我與君各着異族

衣冠，姑各行其是，兩不相非可也。」極盡嘲笑之能事。

他在其貧窮苦讀的生活中，浸饋經史，有其輝煌的成就，寫下甚多傳世的著作，如尚書箋，禮經箋，小戴記箋，春秋公羊箋，春秋例表，論語箋，墨子列子註，稱得是著述等身。其湘綺樓日記和湘軍志，更是考證清史最著參考價值的。

他先後主講四川尊經書院，長沙校經書院，衡陽船山書院，桃李滿天下，其如楊度、夏午詒之輩，皆遜清之才俊。惟張仲鷗、曾招吉、齊白石三人，都沒進過什麼講堂、書院，算是入室弟子。

張仲鷗，亦名登壽，是湘潭烏石舖人。世業農，八歲而孤，家貧無以爲炊，他自己便替鄰家牧牛，晚上得東主的兒子指點，讀三字經及論語。年十五，改習鐵工。湘潭農家所用的農作器具，都是僱工來家製造；鐵工習爲師徒兩人，師司爐，徒掌鎚，是一種用苦力的工作，張仲鷗雖操此業，仍不忘讀書，即在操作間斷的片刻，也不放過。一日他正在鐵爐邊朗誦孟冬野的詩句，王湘綺適往山郊掃墓，驚聞朗朗的讀書聲，出自農家茅屋，奇而入視，見是一鐵匠，一手扶鎚，一手舉書，高聲朗誦，旁若無人。王湘綺就相詰問，又閱讀彼自行篋中取示的作品，認是天賦異才，又能够好學，遂告以是王某人，願收爲門弟子，張仲鷗欣然下拜，從此便跟了王湘綺鑽研經史詩文，不數年而學業大有成就，後來做了湖南高等學堂的教務長。

曾招吉，本是江西人，少時入湘潭。湖南有

很多行業，爲江西人所獨佔，如金飾店，中藥店，棉被店，碼頭上的搬運伕，以及流動的補碗匠，製造銅器的銅匠，都是江西人，湘人都稱他們「老表」。曾招吉就是從江西來湖南以製銅器爲生的銅匠，說他在十三歲時就跟師傅肩着擔子來到我們湖南，祇是一個略識「之無」的苦孩子，不久他師傅在衡陽病死，他就徒承師業，在湖南各地東飄西盪，招攬生意。湘潭鄉俗，凡中上人家，女子出嫁，必備木器什物作嫁奩，要延請江西來的銅匠，在家製造銅鎖銅器，有至一兩個月者，多在秋冬之交。

那是王湘綺鄉居時期，曾招吉在湘潭龍開河湘綺樓的鄰家製造銅器，他每日工餘，手不釋卷，焚膏繼晷，必至深夜。主家見有銅匠如此好學，引薦王湘綺，納爲弟子，授以經學。

曾招吉生性慧敏，博聞強記，不幾年間，文學的造詣，大有突飛猛進之勢，爲王湘綺所重。他學成之後，不再操製造銅器的手藝，「落葉歸根」，回了江西，任教南昌高等學堂。光緒三十年邀王湘綺遊廬山、滕王閣諸勝境，鐵匠張仲鷗，木匠齊白石，均與其盛，「王門三匠」，從此名噪一時。曾招吉後來異想天開，以製造空運大氣球爲業；其氣球可乘二人，任風吹行。惜天不假年，他於試驗時墮水喪命。

文則成章詩似薛蟠體

白石老人拜王湘綺爲師，是在光緒二十五年一月。他拿了他做的詩文，寫的字，畫的畫，刻的印章，請王湘綺評閱。王湘綺說他「畫的畫，

刻的印章，又是一個寄禪黃先生哪！」但王湘綺又說他「文則成章，詩則似薛蟠體。」

王湘綺所說的黃寄禪先生，是湘潭一個有名的和尚，俗家姓黃，原名讀山，是宋朝黃山谷的後裔，出家後，法名敬安，寄禪是他的法號，又自號爲八指頭陀。他幼時貧苦，十歲失恃，十一歲而孤，日爲農家牧牛，晚歸借書自讀；嗣入周雲帆師的塾館煮茶飯，夜間求周老師教他讀書，十八歲便已投湘陰法華寺出家，後來又到衡山南嶽祝聖寺苦修，爲了表示虔誠，自在佛前斬斷兩指燃油供佛，所以稱爲「八指頭陀」。他於唐宋詩有獨到之見，惟書法奇劣，且不善書寫筆法較多之字，還有口吃的毛病，其久居南嶽再回湘潭時，曾爲楊度寫詩，許多字都不能鉤劃，楊度笑他是「有筆難使，有口難言」。他說：「字不欲工，略有寫意；語不欲明，略表話意。」他寫「花下一壺酒」，忘記壺字怎樣寫了？便畫個酒壺，一時傳爲佳話。

白石老人說王湘綺把黃寄禪來比他，真是抬舉他了。但他說王湘綺評他的詩似紅樓夢裏歡歡王薛蟠的一體，倒是說着他的毛病了。他說他做的詩，完全寫他心頭裏要說的話，沒有在字面上修飾過，自己看來，也有點歡歡王那樣的味兒！

白石老人拜王湘綺爲師，初未正式執弟子禮。以鼎鼎大名的王湘綺，一般趨勢好名的人，都想列入門牆，遞上一個門生帖子，就算作王門弟子，在人前賣弄賣弄，覺得很有光彩了。但當張仲鷗屢次勸白石老人拜王湘綺爲師，他却遲遲沒有答應。後來王湘綺對同鄉吳劭芝說：「各人有

各人的脾氣，我們下有銅匠會招吉，鐵匠張仲鷗，還有一個木匠，也是非常好學的，却始終不肯做我的門生。」其實白石老人是自己覺得學問太淺，老怕人家說他拜入王門，是想抬高身價，所以在人面前，不敢把王湘綺的大名掛在嘴邊。白石老人還說過他「對湘綺師是感佩得五體投地的。」旋於是年十月十八日正式拜門，王湘綺經常爲其批改詩文。

白石老人他在四十歲以前，還沒有出過遠門，最遠也祇到過湘潭縣城和湖南省城的長沙。從白石舖到長沙，祇有一百八十里地。光緒二十八年十月，是他首次應友人夏午詒之邀，遠遊陝西。他和夏午詒的相識，是郭人漳的關係，他和郭人漳早已是莫逆之交。先在光緒二十三年，郭人漳以統帶領兵，路過湘潭白石舖，他本文武兼備之資，也能畫幾筆花鳥，爲人慷慨好義，富於感情，因與白石老人一見如故。

郭人漳，亦湘潭人，其尊人松林公，少時家境窮困，常攜水煙具賣於湘潭街頭，有得則與朋輩飲博，竟夜不返。其太夫人相信星相家言，說是兒他日「必居八座」，鄰巷引爲笑柄，每適松林歸，輒高呼太夫人說：「你家八座歸矣！」太夫人自開門使入，習以爲常。清咸豐六年，曾國荃以同知領兵援江西，松林逕往投軍，從攻永新、泰和、萬安、蓮花廳各屬之敵，每戰皆捷。十一年隨國荃移軍安慶，松林力戰，敗太平軍援卒十餘萬，盡殲精銳，克復安慶府城，敘功官遊擊，賞奮勇巴圖魯名號。迄淮軍新立，李鴻章於湘軍中選驍將以自佐，得松林倚畀有加，使領洋槍隊

，盡克江陰、無錫、常州諸郡，生擒潮王黃子瞻父子。旋官福建提督，賞雲騎尉世職，予一子一品蔭生。後於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，改調直隸提督。其「八座」之言，果然應驗。郭人漳以少庇父蔭，兼習文武，清季官廣東欽廉道。

夏午詒之邀白石老人遠遊陝西，爲其如夫人姚無雙教畫。白石老人說他四十歲以前，沒有出過遠門，來來往往，都在湘潭附近各地。而且到了一地，也不過稍稍勾留，少則十天半月，至多三五個月。得到一點潤筆的錢，就拿回家去，奉養老親，撫育妻子。不希望發什麼財，祇圖糊住一家老小的口，於願已足；并不作遠遊之想。終因白石老人的好友郭人漳，那個時候他也在陝西，他怕白石老人不肯去，便幫着夏午詒寫信來勸駕。他在信裏說：

「無論作詩作文，或作畫刻印，均須於遊歷中求進境。作畫尤應多遊歷，實地觀察，方能得其中之真諦。古人云，得江山之助，即此意也。作畫但知臨摹前人名作，或畫冊畫譜之類，已落下乘，倘復僅憑耳食，隨意點綴，則隔靴搔癢，更見其百無一是矣。兄能常作遠遊，眼界既廣闊，心境亦舒展，輔以穎敏之天資，深邃之學力，其所造就，將無涯矣，較之株守家園，故步自封者，誠不可以道里計也。關中夙號天險，山川離奇，收之筆底，定多傑作。兄仰事俯蓄，固知憚於寄旅，然爲畫境進益起見，西安之行，殊不可少，尙望早日命駕，毋勞躊躇！」

白石老人於接到郭人漳的來信，同時收到夏

午詒匯寄的束脩和旅費。他感謝他們這樣誠懇的督促，旋和父母妻子商量，於是年十月初動身，北上西安。

西安識得樊樊山

白石老人在西安住了三個來月，然後又隨同夏午詒到了北京，再返回湖南湘潭。夏午詒原是以翰林官陝西，於光緒二十九年改官江西，先擬為白石老人捐個縣丞，但白石老人無意於功名，祇好將這筆捐縣丞的錢贈給了他，白石老人再將在西安鬻印賣畫所得的潤資，合共有二千多兩銀子，日後用作他在茹家坤買田地和造寄萍堂。

白石老人客西安時，樊樊山適官陝西臬司，夏午詒為其介謁，並為刻印章數方。白石老人以不諳衙門陋習，未曾先遞「紅包」打通衙役，致不得通報入衙，嗣經夏午詒面告樊樊山，才得相見，樊樊山曾以五十兩銀子相酬，並為其書刻印潤例。

樊樊山為晚清時代之大詩人。張之洞嘗言「洞庭南北，有兩詩人。王秋五言，樊山近體，皆名世之作。」一般謂樊山平日為詩極迅疾，案頭詩稿，用薄紙釘為厚冊，每屬草，以蠅頭細字就冊上書之，下筆數行，極少點竄，不數月寫畢，又另易一冊。昔傳有人向樊樊山誦其所自為詩，樊樊山竟說「君詩韻律既多不協，且誤用故事，數蒙諷詠，有同強聒，施於他人且猶不可，況向僕賣弄耶？」人當歡謝，說是「自慚學殖荒落，以致如此，惟公見宥。」樊樊山復大笑說：「君學乏本源，猶之田無寸苗，樹無一果，何荒落之

有？」使人窘甚，含恨而去，樊樊山亦不屑顧，可見飛揚詞場，縱肆放浪，不輕以辭色假人。但於白石老人，不以為輕，且至相知，曾為作「借山吟館詩草序」。白石老人亦得與相唱酬，頗得他山之助。

白石老人自遊西安過北京歸後，以至民國五年，是他四十二歲至五十四歲的年間，僅曾出遊四次，約有十年來的光景，居家過着作詩、畫畫、刻印、讀書的生活。他所造的寄萍堂，後院有竹筴通泉，客來燒茶，不待汲水。室內陳設雅潔

，作畫刻印的几席，式樣古簡，門窗設備，亦都具機軸，是皆出自心裁。室內另設碧紗櫺，置身其間，專心用功，不慮蚊蟲侵擾。這期間可說是他鄉居清適，一生最樂的時期，可以見得他早有「終焉」之志。祇因民國六年湘潭南部一帶的土匪，乘着南北兩軍交關，互相混亂之際，蠶起作亂，白石老人這個時候的家境，已漸見寬裕，自是不為土匪見容。他正愁逃無去處，適得樊樊山的來信，勸他再遊北京，說是賣畫足可自給。

（未完）

中外文庫

第五種 中外人物專輯

雷嘯岑等著

第二輯

最新出版

定價拾捌元

人物傳記，向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。執筆名家，陣容之堅強，極一時之選，既富史料價值，又饒有閱讀興味，篇篇都是膾炙人口，百讀不厭的佳構。頃應讀者要求，精選富有代表性的名家雷嘯岑、易恕孜等傑作十餘篇。印行第二輯，訂價十八元。

中外人物專輯第二輯目錄

- 雷嘯岑：楊永泰龍蛇起陸
- 易恕孜：白石老人的詩書畫篆刻
- 徐荻芬：慈禧的一生
- 王駿士：丘逢甲和廣州光復
- 姚蒸民：鄧家彥口述革命珍聞錄
- 趙淑敏：黃仲則綺懷不了情
- 高鳳英：蕭伯納絢爛一生
- 林可如：十年侍從眼中的希特勒
- 王成聖：達賴十三世的悲劇
- 王培堯：林覺民伉儷情深、梁任公秘密戀史，羅癭公與程硯秋